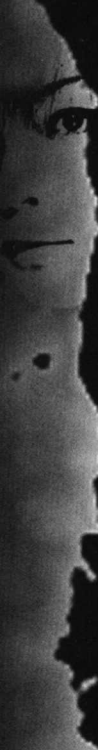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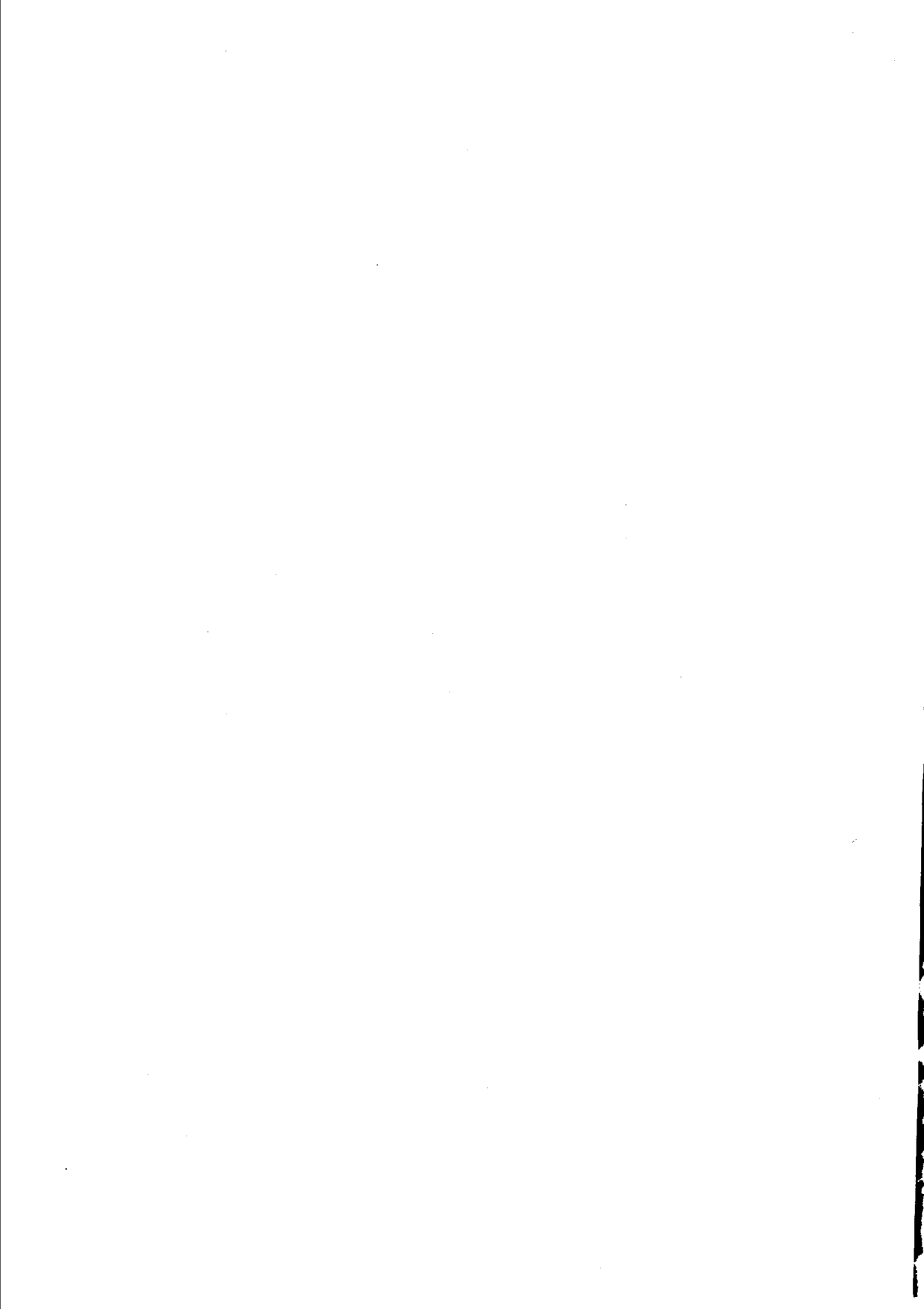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一部

神秘羊皮书





2005年4月1日 上海

也许，从四百三十一年前巴黎的那个夜晚起就注定了。这个故事要从公元2005年的愚人节开始说起。

4月1日，星期五，一个阴冷潮湿的上海之春。

直到下午3点33分，当我踏入南京西路某大厦十三层的云间网公司，坐进嘉宾聊天室的时候，我昏昏沉沉的脑子，才像是被什么刺激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
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没错，今天是4月1日，而且还是星期五。

我有些狐疑地看了看云间网的编辑MM们，只见她们正在窃窃私语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那么年轻吧。

一个编辑MM回头看了看我，嘻嘻笑了笑说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选在今天？”

“今天？你是说愚人节吗？呵呵，因为愚人节开玩笑是无罪的，等会儿就算说话夸张点，也没人会怪你的嘛。”

听了她的这番解释，我也只能甘拜下风——幸好今天她们请了我这么个老实人，要是碰上如我的朋友L君、小D、老B诸位，岂不是要吹破了这栋四十层大楼的屋顶？

其实，我并不是太在意愚人节、情人节之类的洋节日，只是担心等会儿我作为嘉宾聊天说的话，全被网友们当做愚人节的笑话听了去。

如果你看过《荒村公寓》和《地狱的第19层》两本书，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担心了，因为这两本书卖得还算可以，引得许多读者和网友纷纷猜测，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？我本人是否就是书中的某位男主角？书中某位女主人公现在还游荡在地铁中吗？

正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猜测和疑问，所以这家全国有名的门户网站——云间网，特意邀请我作为嘉宾来与全国各地的网友们聊天。虽说我也参加过N次签名售书、电台访谈之类的活动，但面对江湖传闻中美女如云的云间网编辑MM们，确实还是有一些紧张D。

下午3点45分，云间网嘉宾聊天室正式开张。

美女主持人先向网友介绍了我一番，然后又提出了十几个不关痛痒的问题。虽然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但我的回答还是小心谨慎，不能让人家误解了我的意思。

但后面的网友提问就千奇百怪了，有个叫 MARZOLINI 的网友问：“我读过你的《地狱的第19层》，我想问问你知道地狱的第20层是什么？”

还有个网友的名字特别恐怖，大号山村贞子，“她”说：“我是在井底看完了你的《荒村公寓》的，我现在正从电视机里往外爬，可是我们这里突然停电了，我身体的一半被卡在电视机屏幕外爬不动了。对了，我想问你个问题——你和小枝又见过面了吗？”

这些网友的ID似乎全是从我的书缝里钻出来的，而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又弄得我焦头烂额，原来这就是愚人节的好处，可以让嘉宾们在聊天室里出尽洋相。

当我像受罪一样度过了两个小时，预定的时间即将到点，准备要早点脱离苦海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德·拉莫尔的网友。

德·拉莫尔？

这个奇怪的名字像幽灵般浮现在屏幕上，使我屏住呼吸怔了好几秒钟，宛如有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脑子里。于是我闭上眼睛，绞尽脑汁想着这个名字，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人。

云间网的编辑MM轻轻拍了拍我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我哆嗦了一下，睁开眼睛，看到屏幕上已经多了一行文字——

网友德·拉莫尔：“我看过你的小说《爱人的头颅》，女主人公抱走了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写？是因为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吗？”

看着屏幕上的这段文字，脑子里那根针似乎扎得更深了，让我忘记了刚才的所有问题，眼前似乎只剩下一轮如钩的弯月……

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时代，一个白影从红墙碧瓦中闪出来，她的脚步仿佛是丝绸做的，轻得没有一点声音，素衣包裹着撩人的身体，神出鬼没地来到城门下。她将爱人的头颅捧在怀中，那一袭奔丧的孝服，被人头的血渍擦上几点，宛若暗夜绽放的梅花。人头移过她白皙的脖子、胭脂般的

红唇和深潭似的眼睛。她大胆地与头颅对视着，直到火热的红唇与爱人死去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。

奇怪，在 2005 年 4 月 1 日这个愚人节的下午，在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里，我忽然沉浸到了五年前写的一篇小说之中，以至于几乎不可自拔，忘记了身边几位网站编辑 MM 的存在。

当我浮出小说的深潭大口呼吸，才看到周围 MM 们奇怪的神色，她们大概以为我神经质了吧。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：“不好意思，也许我碰到过去的朋友了。请回答他：你猜得没错，知道玛格丽特吗？”

编辑 MM 停顿了片刻，抬头问我：“只有这点吗？”

“对，就这么回答他吧。”

几分钟后，这场嘉宾聊天终于结束了。本来不想留下来吃晚饭的，但看看周围美女如云，换成谁都无法抵抗，只能随着她们到大厦二楼，在一家杭州菜馆撮了一顿。

面对着一桌的 MM 们，照理说应该精神抖擞才是，我却心不在焉，人家都说了几个大段子了，可我还不知所云，弄得她们都挺尴尬的。

其实，我心里还想着刚才在聊天室里，那个叫德·拉莫尔的网友提出的问题——为什么女主人公要抱走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？

席间我没有碰一滴酒，MM 们说的段子我也全没听进去，只有这奇怪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，就像德·拉莫尔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。

不，我不能再留下去了，耳畔似乎总是响着一个声音，不断催促我离开这里。

晚上 8 点，我匆匆地告别了她们，走出这栋四十层写字楼的大门。

愚人节的夜晚。

南京西路是上海最布尔乔亚的地方，连两边的梧桐树上都挂满了灯，照亮了依偎在一起的时尚男女们。

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过愚人节。

忽然，身旁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，就像一阵冷风拂到了脸上。还没等我转身，耳边就响起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请问你是《地狱的第 19 层》的作者吗？”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我赶紧后退一步，在写字楼门口的广告灯箱前，才看清了那个人——他看起来非常年轻，大概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瘦高而挺拔的个子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裤，与这街头的夜色很相配。

他的动作非常诡异，一边过来向我靠近，一边还不断地向四周张望，就好像有人在跟踪着他。

我的警惕心也提了起来，侧了侧身子说：“对，就是我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“我在书上看到过你的照片。”在广告灯箱的照射下，对方的脸也渐渐清晰了起来。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大学生，两只眼睛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又黑又亮，脸庞苍白而消瘦，鼻子和嘴唇都挺漂亮的，乍一看有几分像周杰伦。

“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？”

“其实，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两个多钟头了。”他的声音又轻又沉，似乎一说出口就被风吞没了，他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，躲到广告灯箱的侧面说，“我知道今天下午，你会在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做客，所以特地在这里等着你。”

怪不得刚才吃饭的时候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——过去听老人们说，当有人在等人的时候，你心里就会有某种感应了。

可我还是摇了摇头：“你说你在楼下等了我两个小时？”

“是的，下午我就在马路对面的网吧里上网，我也进入了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，等你的嘉宾聊天结束以后，我立刻从网吧里出来，到大楼底下来等着你。”

“可我要是从大楼的另一个门出去呢？”

他沉默了片刻，嘴角露出诡异的表情：“不，你不可能从后门出去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从这个门出来——我的预感不会错的。”

最后一句话的口气有点像巫师，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忽然，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此人感兴趣了，这让我更加警惕和不安起来，赶紧冷冷地说道：“够了！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找我？”

“我的名字叫林海，森林的林，海洋的海。”他靠近了我，那张苍白的脸让我不禁后退了半步，他继续说，“对不起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，请你

一定要听我说。”

为什么要搞得这么神秘兮兮？我们写作的人其实和常人没什么区别，为什么人们总是把我们神秘化呢？

他又向四周张望了片刻，好像随时随地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他似的，弄得我也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，就像中情局特工接头传情报。

他凑到我耳边，用令人战栗的气声说：

“你相信世界上有幽灵存在吗？”

我一下子就被这句话怔住了。在灯红酒绿的南京西路上，在四十层高档写字楼的大门口，这个宛如幽灵般冒出来的男生，突然在我耳边问出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可怕的问题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的第二句耳语又来了：

“我已经被一个幽灵缠住了，它就在你身边。”

听着这句话特殊的语调，再看着他那双直勾勾的眼睛，无论换哪个正常人的身上，大概都会被吓得一哆嗦吧。我自然也不会例外，只感到心头一晃悠，随即一阵凉凉的夜风卷过身上，似乎那个幽灵从我的身体里“穿”了过去。

我立刻打了一个冷战，再看看周围依旧是人流如织，明亮的灯光下哪里有什么幽灵？倒是这个叫林海的男生看起来更像是鬼魅。

忽然，想到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眼前这个男生的突然出现，会不会是愚人节的玩笑呢？

正当我面露不快时，他的表情却柔和了下来，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把话说得太直接。我们能找个地方好好谈谈吗？”

但我没有立刻回答他，有些犹豫地站在原地没动。

林海看着我的眼睛，沉默片刻后说：“下午你在贵宾室聊天的时候，我曾经问过你一个问题——为什么《爱人的头颅》里的女主人公要抱走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？”

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，我的眼睛也立刻睁大了，一个名字脱口而出：“德·拉莫尔！你就是那个叫德·拉莫尔的网友，对吗？”

林海露出了一个奇怪的笑容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是的，我用‘德·拉莫尔’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的名字向你提问，而你的回答没有让我失望，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等到你。”

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激动，此刻这个叫德·拉莫尔的人就站在我眼前，纠缠了我两个多小时的问题眼看就要解开了。

我立刻答应了他的请求，一起来到马路对面的小咖啡馆里。

奇怪，愚人节的夜晚，咖啡馆的生意特别清淡，大概人们都不想在今晚谈什么正事吧。林海特意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与我面对面坐下。

这里的灯光足够亮了，虽然林海的脸色依然苍白，头发也乱七八糟的，透着一股憔悴的味道。但他确实是个挺英俊的男生，尤其是那双 Jay 式的眼睛，想必很能吸引女生的眼球吧。

林海依然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，不时地向我背后窥视着，那眼神让人汗毛直竖，好像我身后真的站着个女鬼似的。

我终于打断了他的东张西望：“对不起，你等了我两个多小时，不会就是为了问我《爱人的头颅》的问题吧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那只是一个开端而已，一个很小很小的开端。”

他又特意强调了一遍“开端”，依然向我背后瞧了瞧，在确定后面既没有人也没有鬼之后，他小心翼翼地把书包放到了台子上。

林海缓缓拉开了书包的拉链，他的手伸进去颤抖了好一会儿，差点让我以为他被什么电到了。

终于，他的手缩进了书包，像是变魔术似的掏出了一个铁皮盒子。

这个新的发现立刻提起了我的精神。铁皮盒子大约有二十厘米长，十厘米宽，相当于一本书的厚度。

铁皮盒子看起来很古老了，但上面没什么铁锈，看起来保存得还不错。

林海的手依然在抖，他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小心地打开了铁皮盒子。

就在他打开盒盖的一刹那，我忽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埃及的沙漠，考古人员打开法老棺材时的景象。

奇怪，怎么会想到这个？

那么小的铁皮盒子，里面当然不会有什么法老。那又会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呢？

一卷羊皮书。

对，我已经看到了盒子里的东西了，那是一卷羊皮书，像个被风干的婴儿尸体似的蜷缩在铁皮盒子里。

不会看错的，我曾经在一家博物馆里，看到过古代中东和欧洲的羊皮书，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，又枯又黄又皱，就像一百岁老太婆的脸。

羊皮书大约产生于公元前 8 世纪，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羊皮书是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5 世纪的《波斯古经》。羊皮书最早的形式为书卷型，到公元 4 世纪改为书本型，这样比纸草书卷更加耐用和便于保存。欧洲的羊皮书一直是手抄本的标准形式，直到 15 世纪才被纸张制成的印刷书所代替。

不过，并不是所有的中世纪羊皮书都是书本型，古老的羊皮书卷也一直有人在使用，我眼前的这卷羊皮书，似乎就是中世纪的作品。

我也不敢大口呼吸了，屏息看着铁皮盒子里的羊皮书，在这个南京西路的咖啡馆里，仿佛一下子穿越了时空隧道，到了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某个城堡里。

抬起头再看看林海，他的眼睛里放射出异样的目光，但随即又小心地向我身后瞥去，看来这卷羊皮书非常贵重，绝不能再让第三个人看到。

林海缓缓伸出手，将羊皮书从铁皮盒里捧出来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展开，就像中国古时候的手卷一样，看来东西方在这点上是不谋而合的。

书卷开头画着窗帘似的奇怪图案，这是欧洲古代常用的纹饰。我没发现标题，直接就是一行行正文了，密密麻麻全是手写的拉丁字母，我的洋文水平本来就惨不忍睹，再加上这是古人手写的文字，对我来说就等于 是外星人的天书了。

随着古老的羊皮书卷一点点展开，一股特别的霉烂味散发了出来，让我联想到八百年前某只被屠宰掉的倒霉的羊。

终于，整张羊皮书卷都呈现在了我眼前，长条形的书卷上密布着欧洲文字，大概有好几百行吧，如果换成中文起码也有数千字。

我像面对着密电码一样摇了摇头，轻声说：“这上面写了什么？”

林海立刻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，然后用手挡着嘴巴说：“当心，别把唾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沫溅到羊皮书上。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我也只能用手挡着嘴巴，这样说话真有些可笑，“这是什么文字？”

“是古法语。”林海轻声回答，皱着眉头说，“中世纪的法国，封建割据，方言众多。13世纪，卡佩王朝统一了整个法国，巴黎地区的方言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共同语，也就是古法语，大约在13世纪初期，古法语出现在了官方文书上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——这卷羊皮书来自13世纪的法国？”

“从文字上分析，我想就是这样的吧。”

但我又产生了疑惑：“可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因为我现在读的就是法语系。”林海又低下了头，显得有些腼腆了起来，“今年我已经大学三年级了，上学期刚学过古代法语。”

“那你知道这卷羊皮书上说的是什么呢？”

林海无奈地摇了摇头：“我只是一个大二的法语系学生，不是研究历史和语言学的专家。这些13世纪的古法文，与现代法语有很大的不同，再加上这种古代的字体，如果不是搞专业研究的人，就算是正宗的法国人也无法看懂。”

“嗯，你说得没错。就像中国古代的竹简或手卷，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很难看懂的。”

我又仔细地看了看羊皮书上的纹饰，似乎隐隐透着一股邪气，欧洲中世纪不正是魔法与巫术的年代吗？

既然是13世纪的羊皮书，自然是非常贵重的宝物了，林海一个大学生又是怎么得到的呢？我立刻把自己的疑问说了出来：“羊皮书怎么会到了你的手里？”

林海沉默了片刻，然后把羊皮书卷了起来，缓缓地说：“今天我来找你，就是为了这件事，只是……我担心你不会相信。”

“相信什么？”我忽然回头看了看四周，故作神秘地说，“你想告诉我：你被一个幽灵缠上了，它就在我们身边？”

“不，这只是一小部分。”林海的情绪有些紧张起来，低下头局促不安

地说，“这件事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就发生在最近的几天之内，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我自己也绝不相信的。”

“说说看吧。你知道我经历过多少不可思议的事情吗？”我几乎又要炫耀那些神秘事件的经历了。

他急忙点了点头说：“我知道，我看过你几乎所有的书，可是现在我遇到的这件事，就算是最好的小说家，也未必想象得出来。”

不知什么原因，咖啡馆里的光线忽然暗了下来，林海的脸庞被一块阴影挡住了，就像是舞台幕布后的旁白者，只听到他那特殊的嗓音，在愚人节之夜娓娓道来——

林海是从愚人节的三天前，也就是 2005 年 3 月 29 日开始说起的。

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，暖洋洋的日光洒在大学校园里，教室外的杨柳也抽出了细丝，让人们暂时忘却了许多忧伤的回忆——比如去年发生在这所大学里的两次神秘事件，曾让许多大学生晚上不敢一个人上厕所，幸好关于这两件事的来龙去脉，都已被记录在《荒村公寓》和《地狱的第 19 层》两本书里了。林海也是通过这两本书，知道了那个叫春雨的漂亮学姐的故事，过去在学生食堂里他可是经常遇到春雨的。

不过，在这个故事里不会再有春雨出现了。

3 月 29 日，下午两点，窗外春光灿烂，窗内春困人乏。据说此刻正是人最想睡觉的时候，大教室的后排座位上，多了不少书本做的掩体，后面的人一个个都梦到自己到了巴黎，上了埃菲尔铁塔了。

对于法语系的学生而言，做这样的春梦也是情有可原，因为这堂课讲的就是法国文学，讲课的是正宗的法籍老师温格先生。

温格老师有着一头漂亮的栗色长发，挺直的鼻梁与灰色的眼睛，颇有欧洲贵族的风范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法国男人，这常令许多小女生暗中喜欢他。与其他外籍老师相比，温格也更能让同学感到亲近，因为他能说一些简单的中国话，而且丝毫都没有老外的架子。他风度翩翩地站在讲台上，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名字——

Alexandre Dumas père

坐在大教室当中的林海当然认识这个名字，因为这个人实在太有名了，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仲马。

今天温格老师的这堂法国文学课，讲的就是大仲马的历史小说，现在他正说到以法国 16 世纪末宗教战争时代为背景的大仲马三部曲——《玛戈王后》、《蒙梭罗夫人》、《四十五卫兵》。

林海一直很喜欢温格老师的课，尤其是在说 19 世纪法国文学的时候，他总觉得自己就会变成小说里的主人公。

当这节课即将结束时，温格老师操着动听的标准法语说：“最近本市的西洋美术馆正在举办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，我手头正好多出了一张门票，我非常想让你们中的某一位去看展览，可多出来的门票只有一张。所以，我想把这张门票作为奖励，谁把法国文学这门课学得最好，我就把门票奖给谁。”

他这番话一说完，教室里的人都提起了精神，就连后面几位做春梦的也纷纷从巴黎赶了回来。温格老师继续说：“我知道你们都学得不错，但总有一个是最好的，现在我要出一个问题，谁要是能抢先回答出来，这张门票就归谁。好了，请听清楚我的问题：在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的结尾，主人公于连死后埋葬在哪里？”

这个问题立刻把学生们难倒了，法语系的学生大多看过《红与黑》，但因为这本书实在太厚了，大部分人往往只看个开头就丢下了。

只有林海例外，《红与黑》是他最喜欢的小说，司汤达是他最崇拜的作家，一本中法文对照版的《红与黑》他看了 N 遍，差不多翻烂了。

于是，正当大家都面面相觑的时候，林海站起来用法语脱口而出：“当于连被斩首处死以后，深爱着他的玛蒂尔德小姐抱走了他的头颅，来到于连生前指定的汝拉山的山洞里。在教士们的葬礼仪式结束后，玛蒂尔德亲手埋葬了她的情人的头颅。”

林海的回答让温格老师非常满意，他微笑着点了点头，然后走到林海的座位边，亲自把那张门票交到了林海手中。

门票上印着“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”，时间正好是明天。林海只

感到自己太幸运了，就好像是老天恩赐给他的礼物，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，只记得温格老师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就宣布下课了。

第二天，2005年3月30日。

早上起来，林海的右眼皮直跳，这让他想起了老人们的忠告，也许今天会发生什么。

刚好没有课，林海直到下午1点才出门，直奔本市西洋美术馆。

西洋美术馆是三年前新建的，一开始只展出现代美术作品，但最近一年办了多次西洋古典艺术品的展览，没想到这次居然请来了法国圣路易博物馆，搞了这么个珍品展。

也许是因为爷爷的缘故，林海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可爸爸强烈反对他学画。后来虽然学的是法语，林海还是考上了这所向往已久的大学，因为爷爷在退休以前，就是这所大学的美术系老师。

到西洋美术馆还是第一次，整栋房子很有些后现代的风格。也许是高雅艺术曲高和寡，再加上一张门票要两百块钱，所以即便是大名鼎鼎的法国珍品展，西洋美术馆依然门庭冷落。

林海走进美术馆的大门，这时正好有一群人挤了出来，他不小心和人家撞到了一起，差点儿摔倒在地上。林海活动了一下身体，还好没什么事，只感到脑袋略微有些晕。

在美术馆靠近入口的地方，陈列着一些当代中国画家的作品，最近流行起了古典主义的回归，林海看到的大多是些人物油画。再往里走就看到墙上的标志了——“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珍品展”。

刚走进珍品展览区，林海似乎闻到了一股特别的味道，也许每个陈列古物的地方都会有这种味道吧。他的脑袋依然有些晕，感觉就像连续打了几个小时的网络游戏。

他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才看清墙上挂的那些画，全都是欧洲17世纪以前的那种风格。在画框的下面拉着一道栏杆，以防参观者触摸珍贵的画布。林海看了看下面的说明，果然都是三四百年前的原作，画家的名气并不大，都是些宫廷画家，几乎每幅画都与法国波旁王室有关。

也许是被高昂的门票价格吓住了，来看展览的人并不多，在美术馆柔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和的灯光下，林海忽然有种独处世外的感觉。他还是第一次与这么多欧洲名画“亲密接触”，似乎真的能感觉到画家们灵魂的存在。

但这次展览的名画数量并不多，大约只有二十多幅。在美术馆展厅的最里间，还有个特别珍宝展览室，据说这次从法国来的镇馆之宝就陈列在里面。

果然是珍宝展览室，做成了全封闭的结构，看上去更像是银行的金库。林海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，只见这里被设计成了密室的样子，在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压抑空间里，被一道铁栏杆隔成两半，栏杆后面墙壁上挂着的，就是传说中那幅油画了。

此刻，珍宝密室里只有林海一个参观者，鼻息间似乎又闻到了那股怪味，使他的头晕更加厉害了。他猛然摇了摇头，强迫自己打起精神来，睁大了眼睛盯着那幅致命的油画——

沉默持续了三十秒钟。

他看到了什么？

似乎有个影子从眼前晃了一下，那是多少年前的那个正午，那间狭窄逼仄的阁楼之中，灰尘在阳光里起舞，那张美丽的脸庞正忧伤地凝视着一个中国少年。

是的，她依然在那里，依然那样美丽那样忧郁，就像四百多年前的那个黑夜，鲜血染红了爱人的头颅。

林海又一次看到她了，就在这间西洋美术馆的密室里，在这堵冰凉苍白的墙壁上。

她在油画里。

对，她有一双几乎半透明的翡翠色眼睛，目光直盯着画布前的参观者，眼神里略带着几分忧郁，又似乎隐藏着某种希望和暗示，复杂的眼神说明了她复杂而痛苦的内心。没错，她的表情很奇怪，是那种似笑非笑、似愁非愁的样子，也许她已经尝到了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。

在画家的笔下，她的脸庞是那样精致，脸颊和下巴的线条异常柔和，不像是粗线条的欧洲人，倒更有些东方女子的韵味。虽然有着一头黑色的长发，但她确实是个法兰西人，身形气质都是法国人所特有的。

她戴着一副琥珀耳环，穿着一件华丽的长裙，那是16或17世纪欧洲宫廷的式样。但画布里仅仅露出了上半身，天鹅绒披肩掩盖了她诱人的肌肤，或许她已经不需要再用身体来诱惑男人了。

画的背景沉浸在阴影中，只能依稀辨认出黑色的幕布和一些白蜡烛，实在看不出这是在什么地方。

林海就像被雷电击中了那样，许久才恢复了动弹。他不敢大口地呼吸，生怕口中的浊气会污染了这幅画，只能向后退了几步再观察。整幅画大约有六十厘米高，四十厘米宽，镶嵌着华丽的木框，只能算是《蒙娜丽莎》一类的小框幅画。

她怎么会在这里？

已经很久都没有如此震惊了，林海不停地摇着头，只感到脑子里嗡嗡地响，似乎有个声音不断地对他念着魔咒。

珍宝展览室里依然只有他一个人，他怔怔地看着墙上的这幅画，随后又看到了下面的说明——

《玛格丽特》，作者不详，疑为16世纪末法国宫廷画家。此画大约完成于公元1574年，画中人物为法国历史上著名的玛格丽特王后，系瓦卢瓦王朝亨利二世之女，后嫁给波旁王朝开创者亨利四世。

直到现在，林海才知道了她的名字——玛格丽特。

四百多年前的法国王后玛格丽特。

不过，这说明实在太简单了，根本不足以解开林海心头诸多疑问。他再度把目光对准了墙上的画，似乎又发现了某些新的东西……

不，转眼间林海痛苦地捂住了耳朵，他的大脑里可以感受到某些声音，那是16世纪的法语，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。

是画里的她在对林海说话。

眼前似乎又掠过了许多幻影，她仿佛站了起来，对他露出了奇怪的微笑。渐渐地，她的脸庞越来越清晰，就要从画里走出来了——

天哪，她几乎已经触摸到他了！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林海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就连最后的一点意志也崩溃了，脑子里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在歌唱，然后就落入了黑暗的海底。

他真的看见了她。

玛格丽特。

一次致命的邂逅？

当林海悠悠地醒来时，却发现眼前全是白色的世界，鼻子上的怪味已换成了浓郁的消毒水味。

原来自己正躺在医院里呢，这里并不是病房，而是一间狭窄的急诊室，周围还有好几个等着看急病的人。

虽然脑袋还是有些昏昏沉沉，但他立刻就坐了起来，幸好身上并没有插什么输液管之类的东西，应该并无大碍。

“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”

林海仔细地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，他记得自己去西洋美术馆看法国圣路易博物馆的珍品展，结果看到了一幅令他无比震惊的油画，然后自己就痛苦地失去了知觉，醒来后已经在医院里了。

反应过来后，他连忙摸了摸自己身上，幸好手机还在，现在是下午四点半，也就是说他已昏迷了两个多小时。

这时医生走了过来，林海这才知道，原来是美术馆的人把他送过来的。据说他突然晕倒在了美术馆里，保安们赶紧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医院。

医生又为林海检查了一遍，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毛病，也说不清楚刚才为什么会突然晕倒。医生在无奈之下，只能归结为林海夜里睡得太晚，嘱咐他可能有低血糖，要多补充营养多休息。

从医院里出来，林海只感觉自己仿佛经历了一次长途旅行，刚从某个遥远的世界回来。坐在回学校的公车上，他使劲揉着自己的脑袋，可脑子里像被埋下了什么，越是回忆就越是隐隐作痛。

是的，他还记得那间密室般的珍宝展览室，当时展览室里只有他一个人，面对着一幅16世纪的法国油画，画的名字叫《玛格丽特》。

玛格丽特——终于又记起这个名字了，宛如电流一样穿过了林海的身体，使他仿佛重新看到了那张脸。

她就在那里，在那里看着他。

林海打了一个冷战，车窗玻璃上似乎映出了她的脸庞，但转眼又被窗外的灯光掩盖了。

上海的黄昏正是交通最拥挤的时候，公车继续在车流间缓慢地爬行着。林海努力回想着她的样子，那张脸庞越来越清晰了，还有那忧郁的眼神，薄而细长的嘴唇，柔和的下巴……

这是一张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脸啊，只要看过一眼就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对，他早就认识她了，在十年前的那个正午。

那一年，林海还是个十一岁的少年。

爷爷的老屋在一大片老房子中间，要爬上一道狭窄的楼梯，才能进入那几个不大的房间。那个中午爷爷外出去了，他唯一的孙子来到了老屋，除了老年人房间里特有的气味外，这里还充满了一股颜料味，因为爷爷退休前是大学的美术老师。

十一岁的林海走到了爷爷的卧室里，他知道这间老屋里还有个阁楼，一道木楼梯通向房顶，可他还从来没有上去过。因为爷爷严禁任何人进入他的阁楼，就连唯一的孙子也不例外。在林海整个童年时代，老屋里神秘的阁楼，就像传说中的藏宝洞一样，不断引诱着这个少年的想象力。

阁楼里究竟藏着什么呢？趁着爷爷不在，十一岁的林海偷偷爬上了梯子，他把自己想象成了阿里巴巴，用不着念芝麻开门，他就轻轻地推开了小阁楼的木板门。

林海永远都不会忘记十年前的这个正午，小阁楼里依然散发着过期颜料的气味，正午的阳光透过屋顶的老虎窗，像白色地毯般洒满这小小的空间，不知多少年积累下来的灰尘，随着房门的打开而飞舞了起来。

阁楼里放着一张小木床，在床边的墙壁上，还挂着一幅小小的画。

画框实在太小了，大概只有8开铅画纸的大小，就像一张床头的镜子，里面是张西洋女子的脸庞。

正午的阳光照射着林海的眼睛，而墙上的画则在阳光之外。他只记得画中的女子长得很美，眼睛和头发就像传说中的仙女，画中的她有一种